

雪窦山

2017年
3月1日
星期三责编：陈君浩
照排：刘晓云
校对：钟婷
电话
88963290
电子邮箱
fhzkan@126.com

03

雨水印象
(外一首)

□原杰

垂柳 扬起雨梳给春天理发
在挑热情的身后
梨窝住一颗最大的水珠
向春天示意
油菜花用力拉住雨雾
等待农人披上蓑衣

翠竹 惊喜地弯下长腰
聆听笋宝宝拔节
一声一声
尽管语无伦次
可都在抢着直抒春天蓬勃的
胸膛

小溪 突然间激情爆发
一路欢歌笑语
扭出最生动亮丽的曲线
漫过堤岸荒草
浸润春天包裹了一冬的
心思

梅随意长在田头屋角

梅 我的乡下小妹
随意长在田头屋角
她好奇地从严寒中探出身来
破旧的院墙篱笆
拦不住那一怀蓬勃
亮丽

梅 喜欢聚在一起私语
清风徐来
更多的时候则相视无言
任艳阳下的蜂
用研磨了整整一冬的
细爪
点破甜蜜的心事

现在 一片蓄谋已久的雾悄然而至
苍白失色
笼住尘世笼不住梅的
纯真
不做远离人烟的仙女
在人影憧憧的着急中
隐约闪现邻村那位腼腆朴实的小子



关注“七彩奉化”

奉化地名：承载光阴寄乡愁

□秦国松

地名，是光阴的一种载体，是乡愁的一个寄托，也是历史长河中一代代同一地域人们的集体记忆。

近期，浙江省第一批认定的20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千年古镇与千年古村落名单正式公布。它们在时间性、珍稀度、纪念性、亲和力、吸引力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优势。认定的最为重要的两项标准，就是每个镇名和村名产生的时间，还有集镇和村落形成的时间，都必须在1000年以上。此前，全省有30个千年古镇和42个千年古村落，入围地名文化遗产考察名单，奉化的黄贤、鲇崎、六诏3村列入其中，只是最终无一入选第一批认定名单。

“双千年”标准，列入第一批名录的临安昌化镇、绍兴安昌镇等10个千年古镇，还有江山清漾村、仙居皤滩村等10个千年古村落，它们不仅聚落形成历史在千年以上，而且地名也是千年不变，一路走到今天，真正达到“历久弥新”。

然而，人们熟知的乌镇、廿八都等一批名镇，虽聚落形成时间达到千年以上，而镇名却是历经更改，仅数百年、数十年历史，最终还是落选。其实，奉化地名也有这种遗憾。很多人或许会说，我们的祖先唐宋就来奉化生根落脚，都上千年的历史了，问题是千年之间奉化很多镇、村之名，历经多次流变，往往是没历久就变新，今天所呼唤的镇名、村名，不过数百年更甚几十载而已。比如说六诏这一村名吧，宋代地方志通称“陆照”，元代附近的三石文人陈洪，在《剡源九曲图记》始写到“水一曲而为六诏”，不知为何，明洪武二年的奉化行政区划，剡源乡下辖村又复称“陆照”；只是从清代起，“六诏”村名才在地方志和文人诗文中稳定下来。事实上，称王羲之曾经隐居的地方，全国有好多处。坦率地说，王羲之“隐居于此，六诏不起”，是传说还是史实，尚无定论。

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，到千年之前的宋代初期，我认为奉化最有代表性的村名，一个是白杜，另一个是鲇崎。期间，奉化的集镇乡里此消彼长，兴替交织，但这两个地名一直沿用，2001年6月之前，还是两个乡的所在地。它们不仅时间性是“双千年”，珍稀度在宁波乃至浙江也相当突出。

公元前222年，秦国在今宁波市境内设置了鄞、鄞、句章三县。由此，三县作为县级行政建制，正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。约略

当今宁波市大市东部及南部地区的鄞县，在白杜附近的城山设治所，即鄞城院。

秦代，当今白杜附近已形成相对繁盛的聚落，那是无疑的，而“白杜”这一地名最早出现于何时呢？今人常如此写道：“《汉书》地理志有记载，古鄞县的县治就在白杜里。”那是似是而非的杜撰，因为地理志压根没提到白杜。说实在，只要加一个“今”字，便既能尊重史实又可标榜历史了——秦汉古鄞县，县治在今奉化白杜村。据民间传说和当地家谱记载，唐末白杜附近称永丰里，又说南宋叶姓从苏州来此定居，地有一棵开白花的杜树，村由此称白杜。当代《奉化县地方志》初步断定“其名始见于南宋《乾道四明图经》”。而我掌握的现有明确佐证则在北宋，因为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奉化十九乡并为八乡，金溪乡辖下就出现了白杜里。这样一看，聚落形成大大超标达2000多年、地名出现至少1000年，白杜依然达到了“双千年”标准。

回头再说鲇崎吧。汉代的县以下地方行政组织是乡、亭、里，所谓“积里为亭，积亭为乡”。当浙东大地的许多地方尚处荒蛮无人之境时，古鄞县在西汉就设置了“鲇崎亭”。鲇崎亭正扼古鄞县南北陆上要冲，又据象山港出海之道，地理位置十分显要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上卷，在“会稽郡”项下对古鄞县的全部记载是：“鄞，有镇亭，有鲇崎亭。东南有天门水入海。有越天门山。莽（王莽，即新朝）曰谨。”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“鲇”字之下的唯一条目便是“鲇崎亭”——“古代地名，在今浙江鄞县”。释义可谓一知半解，理应为“古代地名，在古鄞县，今浙江奉化”。汉代的亭，又兼官府的传邮效能。1996年，浙江省邮电文史专家考定“西汉鲇崎亭为浙江省最早的两个邮亭之一”。古往今来，这么一个处在沿海一隅的弹丸之地，却倍受关注，实为罕有。由此看来，鲇崎是奉化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一个地名之一，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在当代词典里能够查询到的奉化古地名。

时光流转到千年之前的北宋，景德三年（1006年）奉化始设两镇，其一是东部沿海的鲇崎镇，其二是西部山麓的公塘镇。它们是奉化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自然镇。鄞县人清代史学大师全祖望，仰慕声隆百代的鲇崎亭之名，山上山下凭吊了一番，尔后承西汉风雅，索性将自己的一部文集题签《鲇崎亭集》。如果抛开时间性——“双千年”标准，奉

化的许多地名，在珍稀度、纪念性、亲和力、吸引力等方面，还是值得称道的。不妨说说以“河泊所”“税务场”这两个以古代官署直接命名的村落吧。

百度百科“河泊所”词条记载：“元代在建康、安庆、池州等处设置的掌收鱼税的官署。明代广为设置，洪武十五年，全国有河泊所二百五十二处。清代只在广东设河泊所官二人。”词条的“地名”则写道：浙江省宁波奉化市莼湖镇下属村庄。明代嘉靖《奉化图志》就印证了此事：“明洪武十五年，在此设置税署，征收渔税，至嘉靖十年废。”早在南宋，河泊所村的何、糜两姓先祖就迁来发族，村名叫湖阳，明代在此设税署河泊所后，村名干脆称作河泊所了。

位于西坞的税务场村，在古代曾是交通要冲，南通台温，北连明州，商贾云集，宋代在此设有税务司。南宋《宝庆四明志》记载，此处税务机构，直到南宋庆元四年才撤销。70多年后的咸淳十年（1274）冬天，蒙古人挥师南侵，王姓先祖为避难南逃，从安徽滁州至此定居下来，村落之名便约定俗成，叫它税务场。清末的1882年，王正廷出生于该村。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外交部长、驻美大使等重职。在奉化籍的民国要人中，地位仅次于蒋介石，而其资格则比蒋介石还老。王正廷还是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，被后人尊称为“中国奥运之父”。

依我之见，坐落于古都杭州的中国财税博物馆，应当以图文或声光等形式，对奉化河泊所、税务场这两个村名的典故，对这两个古代赋税“活化石”，进行陈列展示。君不见，明代全国设置的252处收取渔税的税务所——河泊所，唯奉化一处仍“鲜活”于浙东的象山港海边。

说到地名文化，我们还得审视一下当下的状态。一方面，胡编乱造的许多新地名，令有识之士们直摇头，另一方面，全国各地在行政区划调整和街区、村庄规模扩张过程中，出现了随意更改古镇名、古街名、古村名的“反文化”不良现象。为此，这次浙江省评定部门指出：已不使用但富有历史价值的地名，应当采取就近移用、挂牌立碑等措施加以保护；有条件时尽可能地激活它，留住这些体现中华文化“根”与“魂”的古老而美好的地名。在此，我想到了奉化的两座高山：现称银山岗的赤董山，还有现称第一尖的镇亭山。

东汉《吴越春秋》称：越有赤董山。宋《延祐四明志》认为鄞县以董得名，因为其地有赤董山，“董”旁加“邑”为鄞。清初无锡人顾祖禹《读史方輿记要》称：“夏有董子国，以赤董山为名。

董，草名也，加邑为鄞，读若银。”民国《鄞县通志》、当代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的《鄞字说》，都认为此赤董山，即鄞县赤董乡（后并入塘溪镇）的赤董山，它俗称银山岗。胡元福先生主编的1999年版《奉化市土地志》，在“大事记”第二条写道：公元前2100—前1600年，赤董山（今裘村镇银山岗）一带有原始部落群，后人称董子国。

是的，海拔551米的银山岗为鄞奉界山，南麓即为奉化区裘村镇。近几年来，银山岗山阴的鄞州区塘溪镇，以“赤董山”“董子国”地名文化为背景，实施了多项地方文化建设。山阳的奉化区裘村镇，同样可以有所作为。去年以来，奉化籍的著名诗人、浙江文学化学者柯平先生，就以故乡“董子国”为研究对象，创作了相关的文化散文。近期，我的一位学兄在拟定“裘村八景”。他说准备将银山岗以赤董山的名义列进去。我很认同他的想法，建议用“赤董曙光”四字表述。可不是吗，夏朝赤董山上的原始部落董子国，当今浙东大地的文明曙光在此初现！

主峰海拔945米的第一尖，为奉化、宁波的界山，因山势挺拔，高出众山之上而名。它在汉代起称镇亭山，发源此山的今大堰一带的奉化县江上游客溪，古称镇亭溪。近到清代，顾祖禹《读史方輿记要》记载：奉化县西南百里又有镇亭山。清末1908年奉化县境图上，县境南端仍标注“镇亭山”字样。因此，第一尖山是以奉化为主，其次才属宁海。如今，宁海以大石陂“宁波第一尖”，奉化则以小方石立“第一尖”。宁海人加“宁波”两字是多余的，因为地理本名是不能加定语，不过宁波的开发力度比较大，山上还兴建了滑雪场。

去年，我曾为一个研讨会的召开，书面寄语大堰镇政府，请他们为奉化这个重要的地名文化、地理资源有更大担当。比如为第一尖树上一块碑记，厘清它与奉化的历史渊源。碑文开场不妨写“远在西汉，第一尖山附近村落属鄞县镇亭。是故，今第一尖山古称镇亭山，今奉化县江源头古称镇亭溪……”

其实，像全祖望这样寻梦乡愁、传承地名文化者，代有人在。1947年奉化县内设区并乡，在今董李一带新生了一个“镇亭乡”；1949年5月奉化解放后，仍沿袭了这个乡名。我很欣赏当时民政官员的智慧，这一古意悠长的乡名，风雅而忠实地传承了这个地域2000多年的光阴与记忆。只可惜，“镇亭”乡名昙花一现，1950年起便分为董李、畝里两乡，这一带固有的历史意韵，最终还是失落了。

老棕绷



□林崇成

我家有张使用了50多年的老棕绷，至今还弹性十足，那是我结婚前请工匠做的，经历岁月的洗礼，一点没有松弛的迹象，让人着实佩服编织者的精湛手艺。

这张棕绷是同乡林师傅编穿的，年龄与我相仿的他，子承父业，爱动脑筋，技艺比老爸更胜一筹。棕绷师傅一般兼有穿棕绷和弹棉花两种技能，要使做成的产品经久耐用，口碑好，全凭修炼的手上功夫。表面看来穿棕绷的技艺并不复杂，其实大有讲究。首先选用不会变形的老质木荷树做成的棕绷架子，否则就会扭曲或开裂，其次棕绳要搓得均匀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编穿得越紧密越好。

棕绷是编穿棕绷的原料，先要整理过，去除杂丝保留长而韧的好棕丝。搓棕绳最费工夫，一般需要七天时间，编穿也需两天时间。编穿时棕绳穿过棕架上预先用手摇钻钻成的孔眼，按照编排设计，或直穿，或斜穿，始终不割断棕绳，这叫回形穿法，是最有难度最费时最上等的手艺。而一般技艺的师傅为图方便，往往将棕绳穿过洞孔，打入木塞，割断棕绳再穿了事，此类编穿法过不了几年棕绷就松弛了。高档的回形穿法还能编穿出“福、禄、寿、禧”字样，那简直是工艺品了。这回形穿法编穿的新棕绷紧得如铁板一块，手拍几下“呼”然有声，连抬口捣臼放上也不会变形！

上世纪90年代有文物贩子出价千元钱想收购七弯眠床和棕绷，被我回绝，后来索性将它搬到奉化来了，重新当作卧榻，享受着非遗般的怀旧之感。如今家家都用席梦思或更高档的卧具，棕绷几乎绝迹，林师傅也已不操穿棕绷之业，移居奉化，在原来桥菜场的消防通道旁开了家弹花店，倒也口碑良好，生意兴隆。

一只特立独行的鸡

的欣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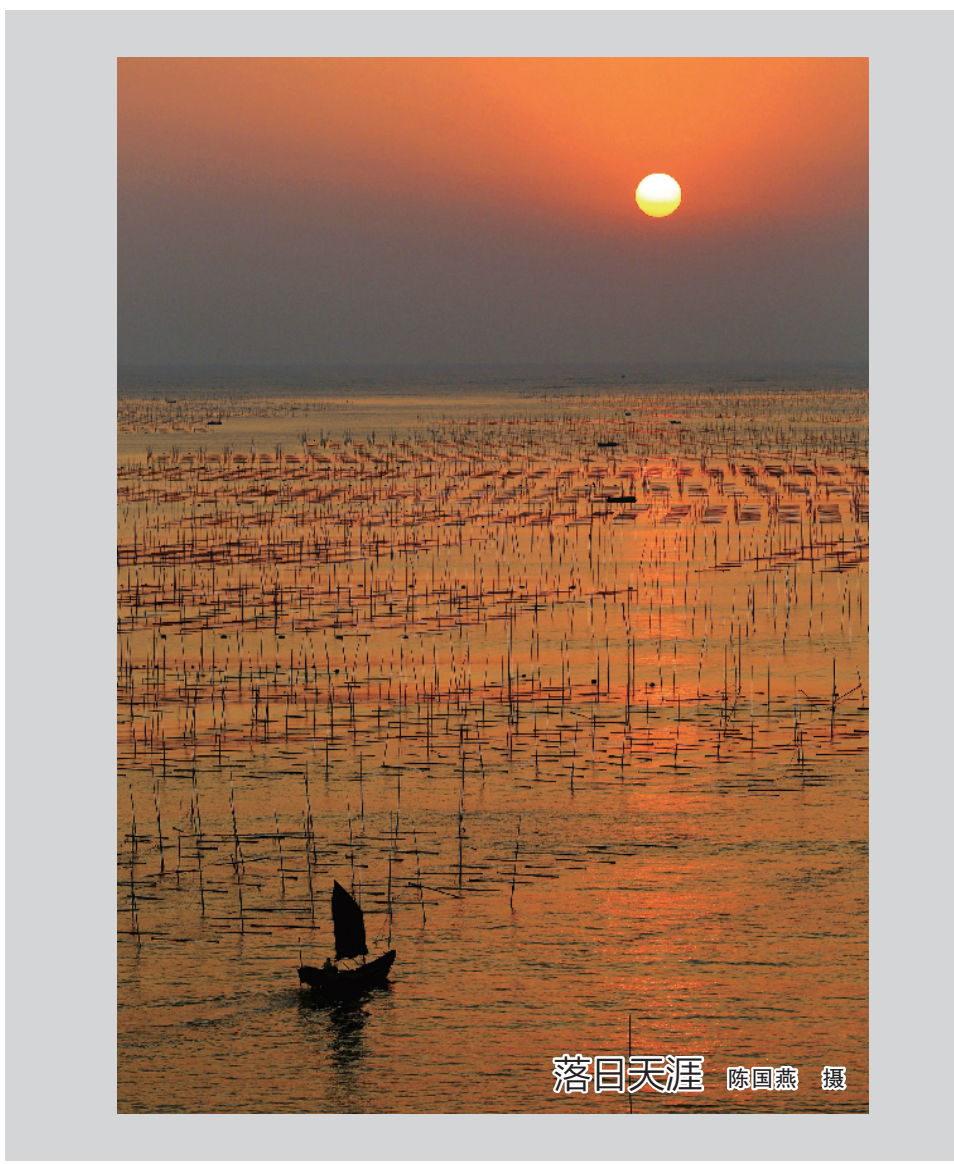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是同伴的突遭横祸让它突然明白了生命的意义，它变得冷漠和低调，终日郁郁寡欢，不再抗议饲料分量的缺少，不再关心猫狗的生活。它下的蛋依然继承着双黄的光荣传统，只是每当一只宏伟的鸡蛋呱呱坠地，它不再得意地鸣叫。它散步的目的不再为了觅食，对爪下泥土里的虫子视而不见。它爱上了思考，步态沉重而安详，一改过去的昂首阔步。晨光熹微，或是夕阳余晖中，经常可以看见它孤单而伟岸的身影沿着河边踽踽而行，眼里迷离着一种诗意的光彩。平日它最喜欢停在院子角落的一堆枯树枝上，一动不动，或许，它正在怀念昔日院子里鸡飞狗跳的热闹生活。这就是我想说的它特立独行的另一个方面，从侵掠如火的极动到不动如风的静敛，它完成了从战士到诗人的蜕变。

很快就是过年了，由于它强大的生殖能

力带给我们的口腹之欲，它躲过了一劫，站在院子中央，冷漠地看着主人们在各自的门前杀鸡放血，眼里丝毫没有惊悚之意，仿佛它明白自己的宿命，这一天迟早要来到，既然躲不开，就坦然面对吧。

带着受伤的肢体和一颗安之若素的心灵，它为我们家下了两年的鸡蛋。到了第三年，它的身体突然大不如前。下的蛋也日渐稀少，从以前的一天一个变为三天一个，蛋体依然硕大无朋，却带着殷红的血迹。可见每一次生育的痛苦，几乎耗尽了它的精血。这一年正月来临的时候，它的命运终于被搬上了家庭会议的议题。父亲是主杀派，理由是，它已经生不动蛋了，再不杀，就成了一只连肉都啃不动的老母鸡；再说，今年的土鸡价格贵，杀它还可以省下一笔开支……

它仿佛听得懂我们之间的辩论，安静地踱上它平日用来思考的那一堆枯枝，收敛翅膀，眼里充满着安详，静候那一刻命运的来临。



落日天涯 陈国燕 摄